



就談與這  
山古印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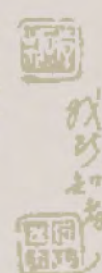


著者近照

封面題簽◎林鵬

今天下午去張領先生家訪談，給了我這本書，本來上次要給，成讓這卷卷上名吧，  
遂延至今日。按訪談之進度，該說解讀初回山西語了，張先生說，既見了這本書，  
就談與這

先生說，最初在一次學術會議上，高承祁先生知道他  
做所這地方，世上也只有張領一人。  
石山  
言，年五月言記，得書之日



方域文化  
设计制作方域文化  
fangyuwenhua@sina.com





张颌书斋“作庐”匾额



八十七歲 泰膺 大家徽  
號有 感  
小學 子文 凭枯 木材  
凄 凄 皓首 不堪 回  
阿家 自是 窮措 大  
填補 河汾 搢搢 堆  
寃堂 先生 郢正  
并門 僧父 張頷
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，中央电视台  
“大家”栏目主持人曲向东采访张頷





## 自序

这是我新写的一部传记，传主是张颌先生。

老先生还健在，已九十岁了。

他是一位考古学家、古文字学家，也可说是一位历史学家。作为学者，他的成就是很高的，堪称大家。又是一位功底深厚的书法家。这两项是他惯常示人的面目。还是一位诗人，作旧体诗的诗人。《侯马盟书》《古币文编》《张颌学术文集》这类著作，见出的是他的才学，而那些旧体诗词，见出的是他的性情，还有他的风骨。他有他的自尊，也有他的谦抑，但我最喜欢的，还是他的自嘲，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。

若不是有这样的人生境界，一个人怎么能经历那么多的磨难，活到耄耋之年又有这样大的成就？

我写这部书，不是谁人的托付，也不是哪个部门的任务，是我觉得张先生这样的人，值得我为他献上这么一部书，就写了这么一部书。很想仿效某些大作家的派头，说写什么人就是写他自己，比如郭沫若先生，就说写蔡文姬是写他自己。但我知道，就我来说，无论德行还是才具，哪样都配不上。我枉上了历史系，虚耗国帑，荒废时日，成不了历史学家。能为历史学家写部传记，也算是聊补此生的缺憾吧。

若说此书，写作上有什么可称道的，那就是从容，采访一年多，写作大半年，修订又是大半年。从开始采访到定稿，不觉已四个年头了。

再就是，写法上还是费了些心思，采用一种我过去从未用过的新体



例——访谈体。它有它的好处,也有它的局限。最大的好处,是将历史与现实糅合在一起,又以一种随意的方式出之。最大的局限,也正在这里,一种固定的方式,用于这么长的一部书中,显得太单调了。我竭力做到的是,两端之间,允执其中,将它的好处尽量地扩大,将它的局限尽量地缩小。纵然如此,仍要提请读者体谅的是,它毕竟只是一种写作的体例,又是一种新的尝试(对我而言),迁就之处多多,不尽如人意之处亦多多。

我不敢说这是一部什么人都可以看的书。就我所知,在中国,除了某一特殊时期,有一种书全国人民都要读以外,世界上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书。但我可以大胆地推测:它对那些少小就有志于学术,一时又昧于方法的年轻人是有用的;对那些已有相当成就,又不以眼下的成就为满足,年龄已然不小的学问中人是有益的。再就是,对那些不想著述,也不想精研某种学问,只是喜欢看看书,增加一点与朋友的谈资的风雅之士,也是有用的。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在别的书里得不到的东西,比如诗文掌故什么的,既滋润自己,也娱悦同侪。

不管是哪种人,有一种功效是敢肯定的,就是让你在短时间内,振作起来,聪明一些。至于这种功效能延续多久,那就看你的造化了。这也是我为什么给此书加上“一位睿智的学者”这么个副题的道理。

感谢降大任、张庆捷、姚国瑾、张继红、苏华、薛国喜、张崇宁、梁金平、李海涛诸位先生与女士,在写作过程中对我的帮助。感谢林鹏先生为本书题签。感谢三晋出版社,肯为我这样一个已然淡出文坛的作家,出版这样一本书。

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五日于潺湲室



# 目 录



## 自 序 /1

- 一 苦到了“圪蒂”上 /1
- 二 堂兄张帆 /23
- 三 介休城里的人文景象 /31
- 四 小伙计的生活 /39
- 五 抗战开始了 /48
- 六 回到山西抗战前线 /55
- 七 又想去延安 /62
- 八 在孝义 /74
- 九 胜利的日子里 /86
- 十 主编《工作与学习》/96
- 十一 纪念诗人节 /107
- 十二 《姑射之山》与《西里维奥》/115
- 十三 流转京津冀 /131
- 十四 在省委统战部 /142
- 十五 创建考古所 /155
- 十六 考察晋阳古城 /169
- 十七 书法品鉴 /176
- 十八 皇天生我意何如 /187
- 十九 挥“戈”上阵 /196





- 二十 华美的陶范 /210
- 二一 闲谈王子婴次炉 /222
- 二二 “壶”里做道场 /233
- 二三 李峪梦 /243
- 二四 原平“五清”/253
- 二五 盟书的发现 /265
- 二六 二堆居士 /281
- 二七 夜读天章 /299
- 二八 待罪侯马绎盟书 /310
- 二九 无影塔 /328
- 三十 “文物”制造者 /340
- 三一 书信叙真情 /349
- 三二 《古币文编》/361
- 三三 考证的乐趣 /369
- 三四 治印与识印 /382
- 三五 扑朔迷离地方史 /392
- 三六 巧释“索达干”/401
- 三七 谐趣诗文 /410
- 三八 笔墨不求缙绅喜 /423
- 三九 走进《大家》/433
- 四十 陋室中,那尊青铜塑像 /440
- 尾声 九秩雅集 /451

附:张颌年表 /458



## 一 苦到了“圪蒂”上

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二

下午三时去张先生家。上午他来电话,说给我写的对联写好了,要我去取。去时带了笔记本,一个深褐色仿羊皮封面的大本子。这是我们正式访谈的第一次,开始得不怎么正规,像是取什么东西顺便办了。

实际不是这样。

几个月前我退休了,不想写什么大东西,想好好休息休息。休息的方式之一是找近便处的老朋友聊天,不多,也就三两个,张颌先生是其中之一。说是朋友,有点僭越,年纪比我大得多,该尊为师长的,不过相处很久了,还是朋友家常些,彼此都随意。聊天嘛,东拉西扯,漫无边际,时有重复是难免的。有一天张先生说起他的一段往事,我听过不止一次,没作声,却动了个念头:与其这样东拉西扯,时有重复,何如他说我记,循序渐进,积攒多了,以之为材料,写一部张先生的传记。

记得那天甫一说罢,张先生说,你过去写《李健吾传》《徐志摩传》,一下子降到给我写传,不嫌掉份。我说,你是值得写传的,我不写,将来也会有人写。光说你的成就,我写不了,我看重的是你的经历,你的人品。赶得好不如赶得巧,正好这一段我没有写大东西的计划,闲着也是闲着,就这么着吧。张先生说,你要有这个心意,我若不成全,那我就不是愚蠢了。



写对联的事,也是那天说好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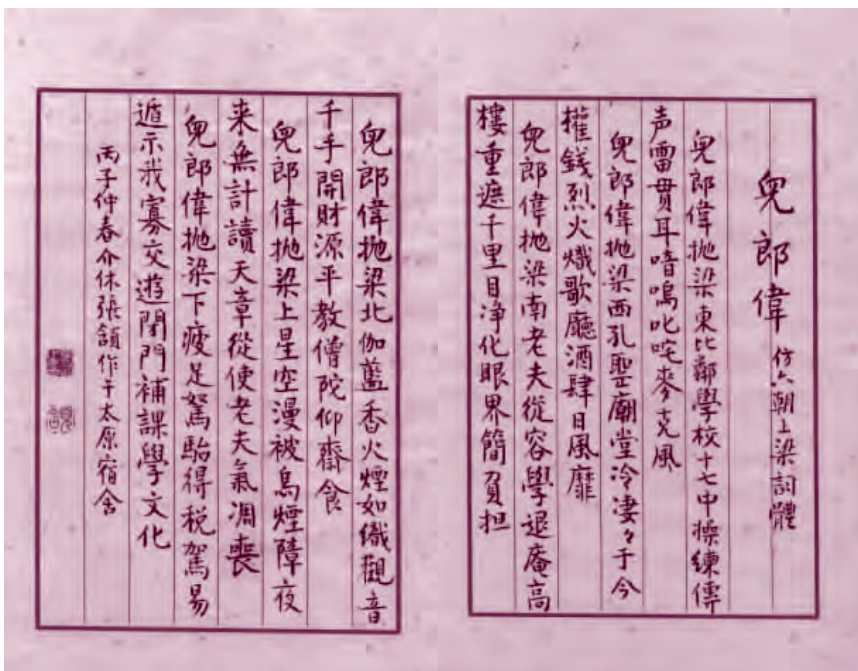
进来一坐下,他叫保姆沏上茶。一面说,更早以前,他给我写的那首仿六朝上梁词体的《儿郎伟》,有几处改动,说着取过一张纸,是手书《儿郎伟》的复印件。与普通复印件不同的是,又在姓名下面撇了名号印,两颗红红的小章。

我有些疑惑,这首诗写出少说也有十年了,怎么还要改呢,及至听他说了改动的字,又不能不佩服老先生文思的缜密,用词的精当。

改动有四处。

一是“抛梁南”一节中,“老夫从容学退庵”改为“容膝幽居学易安”。退庵是陆游的号,易安是李清照的字,改为易安与“容膝幽居”对照更有味。

再是“儿郎伟,抛梁北,伽蓝香火烟如织,千手观音开财源,平教僧尼



张颌《儿郎伟》诗稿



仰斋食”中，“千手观音”改为“观音千手”。他说，前者是名词，是静的，这样一改就有动感了。不是观音本系千手，而是见财心喜，不管原来有多少只手，这会儿也变成一千只手了。

三是同节中，“平教僧尼”改为“平教僧陀”，北边的崇善寺里只有和尚，没有尼姑，这样一改更符合实际了。

四是“抛梁上”一节中，“青空漫被乌烟障”改为“星空漫被乌烟障”。他看天空，不是看天晴还是天阴，而是看星宿，观天象，还是改“青空”为“星空”为宜。这里的“乌烟”非指炊灶之烟，乃乌烟瘴气之乌烟。

这样一来，全诗就成了：

儿郎伟，抛梁东，比邻学校十七中。  
操练传声雷贯耳，暗鸣叱咤麦克风。

儿郎伟，抛梁西，孔圣文庙冷凄凄。  
于今权钱烈火炽，歌厅酒吧日风靡。

儿郎伟，抛梁南，容膝幽居学易安。  
高楼遮断千里目，净化眼界减负担。

儿郎伟，抛梁北，伽蓝香火烟如织。  
观音千手开财源，平教僧陀仰斋食。

儿郎伟，抛梁上，星空漫被乌烟障。  
夜来无计读天章，从使老夫气凋丧。

儿郎伟，抛梁下，疲足驾驷得税驾。



易遁示我寡交游，闭门补课学文化。

读罢诗，我说，这首诗像个引子，将来读者看到这儿，什么都还不知道，已经知道你是个怎样风趣的老人了。

张先生说，这种风趣是苦中作乐，还是少点好。

我说，今天主要谈你小时候的生活。又指指墙上说，就从这张照片说起怎么样？

房间的东墙上，挂着他父亲的遗像。像有八开大小，镜框大些，相片两边各有数行恭恭敬敬的小楷墨字。左边是：

先君铭绅，为祖考张耀堂之次子，清光绪二十二年生于介休县城，歿于民国九年夏，年仅二十四岁。当年冬余生，俗称墓生也。母亲梁云贞，为介休顺城关梁公安耀之女，生余时年仅十八岁。卒于民国十八年，当时年仅二十七岁，而余才九岁。悲乎！

右边的字稍大些，上书：先考张公铭绅之遗容。下来低数格，字小些，分两行：遗腹孤哀子张连捷（今名颀）泣血稽顙，二零零五年秋日于太原。再下来是两方小印。

张先生说，好吧。爷爷兄弟五人，他是老大，生有两子，一是我伯父，一是我父亲。伯父叫缙绅，在天津一家当铺做事，从店员一直做到经理。父亲叫铭绅，字盘新，小时候在介休高等小学堂上过学，毕业后去天津“义德当”做事。

这么说，怕我听不明白，张先生起身取了一份材料，钉在一起的几张复印的纸，递给我，说是他堂兄张帆先生写的。有一年回介休看望兄长，探问早年家中往事，谈过之后，堂兄又写了这个材料寄来。时间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过后不久，堂兄就去世了。





张颌的父亲张铭绅先生像

接过来一看,是《张颌家世》,落款为张帆,丁卯四月十九日记,旁边有张颌先生的批字: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九日(韩注:张先生所写似为农历月日,公历当为同年五月十六日)。兹将其中关于张先生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三辈的事项抄录如下:

我家祖居在介休梁吉村东头,官井近处路北一所大院里。曾祖母活了九十岁,我生时是八十七岁,生有五男二女(颌补:曾祖张利,是赶大车的,跑远路,走天津,在天津认识一些老乡,故能介绍祖父在天津当店员)。

祖父张耀堂,字星垣,少即去天津经商,做的是“印子房”生意,字号叫“思补成”,开设在城北大胡同侯家附近,财东是介休北辛武冀家,总管叫冀小山。庚子拳乱,天津是重灾区,生意毁了,祖父曾回

家呆过一个时期，做打贩生意(收旧货)。

祖父是弟妹中唯一念过几年书的人，能读章回小说，能看报纸。老年时常上街去衙门前和城隍庙找算卦先生谈古论今(颌补：祖父会查《字汇》，懂得四声，能背诵一些《千家诗》)。

庚子后弟兄分居，祖母率全家移居城里，先后住过北马道文德义家前院，文家庄景丰年家窑院，段家巷李春家古门道，都是租赁。约于民国七八年间，花二百两银子，典下庙底街郭耀宗家的南院。

祖父娶过三房妻，初婚娶韩屯刘氏(颌注：我见过韩屯老妗子，三保伯伯)，生一女，嫁给梁吉村李廷俊；刘死后，续娶东街孟氏，生二男(缙绅、铭绅)一女，女嫁南街李姓早亡；孟氏死后，续娶长良村李氏。

二爷在我幼时便死去，据说人颇能干，经营着二十亩园子地，好赌钱。三爷是个酒鬼，成天把着抿壶喝得迷迷糊糊，还有大烟瘾，进过县里的戒烟所。有一女嫁给了罗王庄。四爷生得又懒又丑，绰号叫猪八戒，曾去天津一家铺子做帮厨。生有一女，嫁了东堡村刘姓家。五爷是个锅腰，没娶过妻，住在老院的一间门房里，我幼时每年正月初三去给他拜年，满屋子挤满掷骰子、摸纸牌的赌众，听说五爷终年都是靠抽头为生。

老姑出嫁给内封村弓家，是万育堂坐堂医生；夫死后，带着三个儿子搬回娘家院西房居住，大儿子叫弓鸿奎(绰号大吃空)，二儿子叫弓鸿武(绰号叫二吃空)，三儿幼时被狼吃掉(颌注：听说弓家出过红顶子大人)。

父辈中，父亲张缙绅，字笏臣，在天津鼓楼东，黄家胡同费官人故里对门做生意。这个当铺原名同和当，是天津富户杨家的财东，以后兑给直系军阀曹家，财东是做过直隶省长的曹锐(曹锟之弟)。父亲在这个当铺从学徒店员做到赚五厘人股的较高地位。失业后在介休冀家庄华佗庙照庙，死于介休解放前一年，活了六十一岁(属相牛)。





母张氏卒于一九六二年，活了七十五岁(属鼠)，今年是她的百年忌辰。

叔父张铭绅，字盘新，记得是属猴，卒于连捷出生之春。是年连仲九岁。

婶母梁云贞属虎，生连捷时应是十八岁。

叔父在开设在天津日租界的义德当做事。少年时曾在介休高等小学堂上过学。我上高小时见一份油印的《同学录》里有他的名字，还听祖母和母亲说过关于叔父上学的事。叔父死后，我继承了三部石印本的小说——《三国演义》(八本)、《彭公案》(十六本)、《夜雨秋灯》(四本)。

文中的“连仲”是张帆的原名。张先生原名连捷，两堂兄弟名字的首字相同。

由此说起张先生少年时的家庭情况。住址，张帆上面已说清了，即“约于民国七八年间……典下了庙底街郭耀宗家的南院”。民国七八年是一九一八年、一九一九年，张先生一九二〇年出生，也就是说，在他出生前一年或两年，全家迁到这个地方，他也就出生在这个地方。

韩：你家这个院子，在介休城里什么位置？

张：那一片叫西北坊，是城里的西北区。旧时候，坊相当于一种行政区划。那儿有个后土庙，我们家那条街离后土庙不远，在庙后头，叫庙底街。不长的一条巷子，南北向。大门朝西，进了大门，北边一个院子，房东家住；南边一个院子，我们家住。我们家是个四合院，不大，北房两间，伯父一家住。南房两间，我们住一间，另一间是厨房。西房三间，爷爷奶奶住。东房一间，堆放杂物。这个院以西为上，东为下。比如南房两间，西边的叫上南房，东边的叫下南房，我出生在上南房。

说着，张先生拿过一张纸，画了一张院里房间的分布图。